

春秋集義

卷

之

一

十

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八

宋 李明復 撰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謝湜曰僖公伐邾取須句矣其後須句復入于邾故公又伐邾取須句以其叛歸再取故書曰謹其變也邾微國須句小邑以魯之大不能保一須句而有之

以其得之非道伐邾未返而又以其人城邾其勞甚矣書遂罪之也邾魯邑杜氏謂備邾難

呂祖謙曰須句是伏羲之後滅其國大段不是

又曰邾滅須句楚滅六蓼夫須句司太皞之祀六蓼實臯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之初千百世綿延而皆不廢絕何故纔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須句六蓼皆小國所以不廢于春秋之前者蓋向時間有聖賢之君以振作之風聲氣

習尚有典刑老成人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祀所以
雖小而僅存至此先王德澤既已斬絕漸入春秋戰
國氣象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風聲
氣習之大推移習俗之大變革處學者當仔細看到
此又須看得天下大勢與戰國漢唐相接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謝湜曰昭公初即位勢危國人起而殺大夫以其禍
起國人故書人大夫被殺者衆故不書名凡殺書人

或以衆棄言之或以國亂言之施于逆惡則衆棄之詞也施于公子大夫則國亂之詞也

胡安國曰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係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呂祖謙曰宋人殺其大夫是公子固之類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程頤曰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

肯聽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朱熹曰秦襄公以王命攘夷狄報君父之仇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上無王命下失民心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

晉先蔑奔秦

謝湜曰襄公卒國嗣未立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穆嬴日抱太子啼于朝趙盾乃背先蔑立靈公由

是晉人以兵禦秦故二國戰于令狐秦敗故先蔑奔秦戰不書侵伐者秦以善至晉人逆而戰之也戰由晉起故以晉人主戰而罪之秦不書敗者秦以兵衛為晉送公子鄰國之義也晉未有改立之命出諭秦國一旦背約攻秦而敗之晉之不道于鄰國其惡大矣不書秦敗不與晉之敗秦也不與晉之敗秦者以著晉人之惡也先蔑奔不書出自外奔秦故也襄公之卒也晉國政出趙盾盾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

子樂其後盾復立太子然襄公卒八月秦方以公子
雍至者以國嗣久而後定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
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
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
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
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
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聽

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
如此者使後世臣子謹于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
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于此矣而可以有誤乎
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朱熹語錄或問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
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
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熹曰
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謂之

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爲褒是乃于穿鑿
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

狄侵我西鄙

呂祖謙曰狄侵我西鄙魯之西是齊之東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程頤曰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納晉盟而復後至故
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不在故明年公
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謝湜曰晉國君位未定二國有令狐之戰公會諸侯
晉大夫平晉亂也平晉亂所以定靈公也諸侯皆以
救難為心終與晉大夫盟以平其亂義事之大也義
事諸侯所同志故稱諸侯立靈公非獨盾力晉國衆
大夫之力也故扈盟書晉大夫納子糾不能全非獨
魯罪齊國衆大夫之罪也故莒盟書齊大夫

胡安國曰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
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

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于會也文公怠惰事
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
能自強于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呂祖謙曰靈公少故也

冬徐伐莒

謝湜曰徐用夷禮則以夷禮狄之楚用中國禮則以
中國君之春秋退惡從善不間內外如此而已

公孫敖如莒涖盟

謝湜曰左氏謂莒人以徐難來請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謝湜曰公子遂一出而盟兩國再言公子遂非遂事也

胡安國曰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雜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

別內外也維邑近在京師而戎人居之無中外矣再
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
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
晉至于神州陸沈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
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謝湜曰敖如京師弔天王喪也上輕王室下棄君命
故不至京師遂復魯人欲治其罪故奔莒敖之不敬

其罪大不可不討故奔書曰謹其出也其復也未及君命而奔故不書出救救徐盟莒會晉侯會晉士穀如齊如晉其權勢重矣故其不敬至于上不有其王下不有其君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慾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于色而縱于淫色出于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于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

為矣教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教無入使于周
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慾而不
能為之帥至于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
戒也春秋謹書其事于教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
其志修室慾之方也

朱熹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延平李侗云只不
至而復便是大不恭又魯更不再使人往皆罪也胡
安國只貶它從已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